

刻在指纹上的花朵

◆莫华杰

或是牛马等动物的造型,又或是迷你水桶、仿真蔬菜水果这类过家家物件。唯有这款零件,就像一道谜题,让人猜不透它的去向。

后来我请教机修师傅,才解开了心中的疑惑。原来这些零件是为海外客户代工的,为防止工厂盗版,整套产品的上百种零件被拆分到不同厂家生产,我们厂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。等所有零件集齐、上色之后,组装起来便是一个精致威武的机甲模型玩具。

那是我第一次与机甲模型产生交集,可碍于只接触到零件,始终没能真切窥见它的全貌,就连这款玩具究竟长什么样子都毫无概念。那时机甲模型在国内并不多见,几乎全是出口海外,我只能对着那些奇形怪状的塑胶件,在脑海里一点点拼凑它模糊的轮廓。

在塑胶厂的那段日子,虽然被劳作的辛苦填满,我却得以深入接触各类塑胶玩具制品,对玩具的制造工艺与模具设计,也渐渐有了基础的认知与理解。这份沉淀在岁月深处的经历,原以为早就被尘埃覆盖,不会再次泛起波澜,没想到多年后竟在某个瞬间被激活——我以参观者的身份再次走进一家工厂,看着机甲玩具的零

件从模具中顶出,在工人手中一步步拼装成形成时,也像把碎裂的旧时光重新拼接完整。

车间的机器轰鸣声还在耳边,眼前的一切却又那么陌生。原来,20多年的光阴早已悄无声息地溜走,我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拿着刀片,偶尔在指纹上刻下“花朵”的懵懂少年。

这家工厂生产的是东莞本土潮玩品牌的产品,以赵云、关羽、曹仁、吕布等中国古代英雄名将为核心,将千年前的侠骨豪情与科技机甲结合,淬炼出充满国风锋芒的机甲模型,令海内外玩家为之倾倒。我慕名探访,只为亲眼见证中国机甲英雄如何从模具中诞生。

初夏的岭南,暑气已格外蒸腾,车间里弥漫着塑胶特有的气味。看着注塑机缓缓运转,吐出一个棱角分明的零件,那一刻,仿佛连旧时光都随着机器的节奏被“吐”了出来,莫名的亲切感瞬间漫过心头。恍惚间,我似乎又站回注塑机旁,变成当年守着“仙女散花”的少年。那些削批锋时被刀片划伤的疤痕,还有被白电油浸得变了色的指尖纹路,都成了连接过去与当下的隐秘纽带,让那段平凡的打工岁月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,沉淀出了别样的重量。



怎么『为』

◆于文岗

孟子答齐宣王问曰:“故王之不王,不为也,非不能也。”许多事迟迟难成,根源往往不在能力所限,而在主观不为。孟子的观点十分鲜明,若以“无力为之”掩饰“不愿为之”,便混淆了是非。对于这个话题,我曾听过两句颇有见地的话,至今牢记,可为破解怎么“为”提供启示。

第一句话是:“凡说‘没时间’‘顾不上’的,你把它列为‘第一大事’‘第一重要’试试。”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,老旧小区设施老化、管网淤堵、居住环境污染等长期悬而未决的民生难题,逐步被各地列为民生大事,不再推诿拖延,而是统筹规划、多方联动,推进整体改造升级,万千民居从“忧居”变身“优居”。这虽然只是起步,却印证了解决民生难题,全在愿不愿用心去为。和平年代,民生无小事,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,本就是理直气壮的“第一大事”,可“七有”在实践中仍有短板、难题,因病致贫、老人孩子失养失育等求助信息不时见诸网络,究竟是力有不逮,还是未真正列为“重要”“大事”?

汉文帝深明“民生为要务”,深知农业是民生根基,多次下令减免田租,顺应民心,开启“文景之治”。唐太宗深谙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,秉持“为君之道,必须先存百姓”理念,将民生福祉列为施政核心,轻徭薄赋、完善科举,成就贞观盛世。这都是“列为要事”的典型例子。

第二句话是:“用可能达到——跳跳脚够得着的最高标准,做好每一项工作,办好每一件事。”此言有三重深意,划清“不为”与“不能”的边界。其一,制定规划时,是否不“画大饼”,以“能达到”为目标?其二,在“能达到”的基础上,是否制定了需要“跳跳脚”的最高标准?其三,到了具体推进环节,是否真的用了“跳跳脚”之力,把好事办好?

北宋范仲淹主持新政,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担当,针对民生痛楚推行均田赋、减徭役、兴学校等举措,即使遭遇重重阻挠,仍尽力推动改革落地,虽最终失败,却为后世治理留下宝贵经验,其“跳跳脚”而为的执着,远比“躺平”躲事避责更值得称道。也有许多为臣为相者,熟读典籍,素有匡扶社稷之抱负。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整顿吏治、减免苛税、改善民生的重要性,但最终未能青史留名,何故?遇地方官吏阻力,未尽全力督办;面对朝堂异议,也未全力争取;纵有为民请命之心,却未能“跳跳脚”而为之,致使目标落空。

“为”与“不为”,往往不在于能力大小,而是对态度与担当的考验。民生无小事,枝叶总关情。唯有摒弃“不能”的推脱,以“第一大事”“跳跳脚”全力攻坚,方能破解一些尚待解决的民生之痛,不负民众期待。



人间最美五月天,此话不虚。你若问我,五月的温柔在哪里?我会告诉你,它藏在麦田里,藏在杨柳梢,藏在布谷鸟的叫声中,藏在蛙鸣编织的夜色里。它总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,从身后轻轻撞你一下——那就是“追尾”,甜蜜而又温柔的“追尾”。

大江南北,黄河两岸,生机勃勃的麦田铺展开来,成为大地上绿色的主宰。一阵风儿吹过,一望无际的麦浪此起彼伏,像大地缓缓起伏的呼吸。那分明是田野里最柔情的水,悄悄地流淌,滋润着农人们越来越饱满的日子。五月的农人,一边在田间劳作,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晶莹。他们的脸上没有焦躁,只有一种笃定的安详。五月的阳光不知不觉增添了

些许力度,却并不灼人,像一双温热的手,轻轻拍着大地的背。

这就是五月的第一场“追尾”——当你凝视麦浪时,丰收的希望从身后悄悄撞了你一下。五月的杨柳,已经枝繁叶茂。此前,只要树上落一只喜鹊,尽管它一动不动,也能清晰地见到它的身影。如今,明明听到喜鹊在枝梢间欢快地歌唱,可是任你怎么寻,也找不到半点行踪。繁茂的枝叶,

犹如一个严实的伞盖,罩住了栖息的飞鸟,也掩映起了娇羞的春光。当你抬头寻觅那些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喜鹊时,五月的第二场“追尾”便悄然而至——它让你明白,有些美好不必看见,听见就足够了。

白天,黄莺清唱,燕子翻飞。大自然的美妙永远不会疲惫。到了夜晚,此起彼伏的蛙鸣,是五月里最出色的天籁乐队。咕一呱一咕一呱,那声音粗粝、真实,带着泥

土和水的味道,不取悦任何人,却让每一个路过的人忍不住停下脚步。这是五月最盛大的一场“追尾”——整个田野的蛙鸣从四面八方涌来,撞你一个满怀。你无处可逃,也不想逃。行走在五月,总有不想归的心。也不是不想归,是舍不得离开这场温柔的“追尾”。因为你知道,这样的五月,一年只有一次;这样的“追尾”,一生也撞不上几回。

五月天里温柔的“追尾”

◆邓荣河



咖啡味的梦

◆山不转

十多年前,我在一篇网络日志中写道:“前天晚上,做了一个异常甜美的梦,这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甜美的梦了,梦醒后,我还久久沉醉着,回想着……梦里是这样的:我在一个校园的篮球场,学生在树梢踢足球,这时下课声响了,学生要回宿舍休息了,这是晚上,我追随他们走进宿舍,看到了奇异的景象:每一个宿舍阳台上都有一个学生吹起热气,热气升腾成一个心形的图案,更为奇妙的是,这时候传来了咖啡焦糖玛奇朵的香气,就在这些圆圈里,世界变得如此幸福:青春、浪漫……”

没想到我这么一个中年人也会做偶像剧的梦,并真实地感觉到偶像剧造梦的美好。

这样的梦,还做过一次。有一天晚上,我梦到自己把家搬到咖啡馆旁边,只是为了每天能在咖啡馆里创作。梦里的咖啡馆似乎在淘金路上,很大,很多浅褐色的木桌子。我打开电脑,开始写作。

像这样有点矫情的想法大概只会出现在梦里吧。当然也不排除现实生活中会有这样浪漫的人,甚至也不排除我,会做出这样的惊人之举,因为我太爱喝咖啡了。

有一年要租房,看好的房子就在西门口那边,闹中取静,走出小巷就来到中山七路口,路口就有一家咖啡馆。那时我就憧憬着星期天到咖啡馆闲思的情景。但后来因为工作原因未能租下那里,也就与梦擦肩而过了。

家里也有一台咖啡机,买回咖啡豆,在家里煮黑咖啡喝。不过,在家里喝咖啡还是少一点感觉,大概我们总有一种梦,那便是“生活在别处”。咖啡厅如移动的工作室或生活空间,人们在那里谈情、谈事、阅读、发呆,学生塞上耳机占据一角做功课,女人坐在咖啡厅的软沙发上,直接变成猫,脚都盘到沙发上了,或者斜躺着,把这当成移动的家。

喝咖啡也有季节性,于我,一到秋季,去咖啡馆喝咖啡的次数就更为频繁。咖啡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里面有温度,有态度,更有浓度。

姑苏城内寒山寺

◆李伟明

国人喜欢卖弄文字,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,其实在很多时候,不过是故弄玄虚、故作高深而已。

寒山寺之古,却还要早于唐朝。它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天监年间,初名妙利普明塔院,称为“寒山寺”,则是唐代的事。时过一千五百年,寺院当然经过了多次重建。建筑不是当年的建筑,文化却一直传承下来,寺院的影响力因此保持至今。

今天的寒山寺,早已不在姑苏城外了。今天的苏州,人口千余万,已是全国有数的大城市,何止当年“姑苏”那么一块地方。城市的扩张,使当年的乡野再无踪影。这当然不独是苏州的情景。大多数城市都是这样,加速度扩容,大量虹吸人口,而经济发达地区尤其甚。所以,在这种走在时代前沿的地方,还能看到众多古迹,这便显得更为难得。那么,寒山寺,由姑苏城外置身于姑苏城内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虽然在城里,河流却还是有,甚至不乏拱桥,而且就在寺院之内。当然,张继当年的情景是绝无可能再现了。他那首著名的《枫桥夜泊》云: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”江枫或许还可再种,渔火恐怕无处寻觅。

张继写这首诗时,是什么心境?其时正是安史之乱期间,诗人避乱江南,触景生

情,种种愁绪尽在寥寥数语之中。其时此地,不见繁华,只见萧瑟,与今日相比,何止天壤之别?根据有关资料,那时的寒山寺,确实是在城外,而且寻常人家去一趟并不容易。刚好下榻的酒店有《苏州》杂志,其中今年第一期的《寒山寺的轿子》一文写道:“寒山寺离苏州城内最西面的阊门不过四五公里的路程……”

借着张继的诗句回想,当年的河道,大概有芦苇吧?两岸应该是杂草蒹葭吧?河上不仅有客船,还有渔船。那么,水里的鱼应该是鲜美的。捕鱼也许可以养活一家人。普通人家的生活当然是艰辛的,也是劳累的。但他们也因为生活简单,未必有当代人的某些烦恼。起码抑郁症之类的疾病应该是没有的吧?

现在的苏州,和江浙这一带的其他城市一样,城里总是少不了纵横交错的河流。河里虽然还有船,也可能还有鱼,但捕鱼是不可能的。就算可以捕,这样的鱼,只怕也没人愿意吃了。毕竟,如今城里的河水,哪能和当年的河水相比?尤其是工业城市。人与生态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城市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,当然,城市也让人失去了许多。有些也许是永远失去了,而且它们可能是美丽的。

林+寺庙”的景区。园林不小,但它只是苏州这座著名园林城市的其中一座,如果不是因为古寺,它未必有多显眼。寺庙的格局和其他名寺也差不了多少,只是因为它的知名度,香火甚盛。院中有诗廊,也有高耸的普明宝塔——当然是后来重建的。钟也是有的,但在城市估计不方便随便鸣起,尤其是夜半时分。

人多,现代气息就浓了。景区有人本是好事,但是,这种嘈杂喧闹的氛围,确实影响游客的体验感。我对寺庙一向找不到感觉,况且,这里的建筑,其实都是翻新的,连环境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在这里,是很难找到古韵的。我想,这些东张西望的游人,大多数只怕和我一样,只不过是抱着“慕名而来,来过就行”的心态罢了。

说到旅游经济,我们很羡慕那些被一首名诗或一篇名作带火的景点。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,也是一个地方极大的福气。现在的景区宣传要取得这样的效果,不知要投入多少成本。在大咖云集的唐代诗坛,张继并不算特别耀眼,也可以说是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成全了他。在正确的时间遇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,这种机缘太重要了。张继的际遇,显然连他自己也无法预料。今天的文人也别妄自菲薄,好好努力吧,也许某天,你的真情流露,也会成为后人的一笔财富。这便是文化的力量,它总是那么深沉持久,穿透力远胜物质。而一个会向往文化、追逐文化的时代,总是好过对什么都不没有感觉的时代。虽然在寒山寺逗留的时间很短,虽然这里和想象有着相当的差距,但,冲着它既有的文化,走一趟,还是有意义的。